

中國史事上

精選新政應試必讀六種

中西譯書會
原本

新政應試必讀第二種 中國史事目錄

元和少逸顧厚焜鑒定

讀史不宜輕下論斷說

子產鑄刑書論

子胥文種論

屈原賈生合傳論

陳平勸高帝偽遊雲夢論

孔斌知山東之國將并於秦論

孔斌知山東之國將并於秦論

國士論

漢高祖得三傑論

賈誼五餌三表論

賈生陳政事疏書後

史記貨殖傳書後

喻萬青

朱兆鴻

倪明揚

程鵬

沈文藻

章鈺

潘承庠

金楫基

李泰來

姚鵬圖

陸頌襄

夏燮球

司馬遷司馬相如論

書史記滑稽傳後

漢初與匈奴和親論

卜式論

漢武帝罷敞中國多事四夷論

史記平準書書後

桓寬鹽鐵論書後

實事求是論

文翁化蜀論

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論

熊慶恩

邪枉不能勝正人論

王仁俊

東漢風俗論

陸智衍

三國學術論

陳得心

屠國華

柏秀

王廷棟

王家賓

朱振曾

吳寶鎔

吳寶鎔

夏夔球

亮米

諸葛武侯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論

蜀漢論

三國志辭多勸誠有益風化論

謝安論

溫嶠謝安論

謝安論

五代人才論

唐設算學博士論

李德裕論

房杜姚宋論

牛僧孺棄雜州論

唐李德裕宋寇準張居正合論

讀陸宣公翰苑集書後

唐代屏風多書政事論

張耘

朱弼

黃慶生

王濟誠

王仁俊

王宗幹

王為幹

傅鸞翔

顧成俊

楊希春

吳寶銘

鍾鳳書

朱振曾

徐鑒

先器識後文藝論

唐宋輔臣優劣論

杜牧蘇洵好談兵事孰得孰失合論

半部論語治天下論

蘇子由民政策二書後

蘇子瞻策斷下書後

宋真宗幸澶淵論

書歐陽永叔朋黨論後

中興四將張韓劉岳論

宋真宗幸澶淵論

書王安石與司馬諫議書後

宋行新政得失論

宋行新政得失論

張浚趙鼎優劣論

張一麀

關瑩

吳寶鎔

張一麀

譚新穀

沈詒福

朱弼

王家賓

陶然

蔣懋瀚

王仁俊

孔昭晉

王廷棟

李泰來

宋張浚呂社合論

文信國請建四鎮論

文信國史閣部合論

西遼紀年攷

金史交聘表書後

元分封諸王論

明初令鹽商輸糧賑荒論

書姚廣孝傳後

周夢洲論

張江陵論

明時厭科目為無用而遠徵奇碩之士論

明時厭科目為無用而遠徵奇碩之士論

國朝黃梨洲顧亭林王船山三先生合論

國朝黃梨洲顧亭林王船山三先生合論

龍定弼

江標

張伯良

楊槩

蔣霖熙

龍定弼

張茂炯

江標

朱振曾

王廷棟

彭世襄

孔昭晉

孔昭晉

朱樹人

論儒墨名法

張耘

讀史不宜輕下論斷說

喻萬青

昔者邱明作傳。每有發論。必稱君子。莊子天下篇。卽卿非卜子。在本書爲敘例。然論列諸子品題。區分實後世史論家之濫觴。馬班繼武。咸標精意。范陳後起。祖述前修。論贊序詮之各別。評議述撰之攸分。其名萬殊。其歸一揆。並皆乙部之支流。要非柱下之顚守也。至如賈誼過秦。嚴尤三將。班彪王命。雖史論之權輿。僅一編之絕作。從未有泛論曲徵。參稽博攷。顚以評議爲能也。惟隋志載諸葛武侯撰論前漢事一卷。何常侍撰論三國志二卷。自時厥後。史論家多從焉。猖獗於趙宋。流濫於有明。抨彈往詰。訶議前賢。至有纒繡史略。即便成文。是丹非素。簪鼓其辭。論史之書。汗牛充棟。夫文人相輕。自古而然。人人自謂抱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握荆山之璧。立言好盡務求相勝。至有未闕全史。不揣本末。鑿空生議。僻繆不情。如錢時之責蕭何。不收六經。胡寅之譏晉元。謂當復牛姓。瑕類叢生。逞逞而有故。通儒嘗詬病焉。亦有學本淵源。好爲訶論。妄肆譏彈。橫加品隲。謗周公以不臣。褒武庚以殉節。以湯德爲偽迹。謂桀惡爲厚誣。信桑門而毀上帝。貶杏壇以爲中賢。工於訶人。而短於自見。故作者吹毛而索癥。則讀者舉一而廢百。甚矣持平之難也。夫生古人之後。而尚論古人之事。必

先曲亮其心跡。洞觀其原委。分在君父。則立義必嚴。事關倫紀。則持論必正。故志節無虧。闡啟下逮。夫巾幗細行。未謹諷議。不恕於名流。幼安之與子魚。判貞邪於霄壤。褚淵之與袁粲。辨淑慝於死生。誠一警百。奪彼予此。用使微言不絕於當世。往軌可鑒於將來。褒貶之義。褒貶為嚴。然而王沈魏書。假紆回而竊位。董統燕史。持諂媚以求容。魏收不實。有慙穢史。陳志良史。亦號厚誣。是以張儼發憤著論。私存嘿記之文。孫盛議論不平。竊撰遼東之本。蓋必徵諸直辭。庶以存茲實錄。則疑守信。未可妄言。原夫讀史之為事也。務在詳備。周悉上。訾結繩。下窮倚柱。採堯儒之說。述百家之語。咸繇幽而鑒險。亦窮波而討源。史籍雖繁。治亂之迹可攷而知也。其真偽在心術。邪正在品詣。王霸純駁之辨。經權常變之宜。其介辨乎微芒。其義至深遠而難知。是必探頤索幽。庶以表正黜邪。顧嘗博觀昔之論史者矣。有儒生之論。有才士之論。儒生舉義例。嚴褒譏。其失也苛細。才士好馳議論。以成敗論人。其失也濶略。若斯之類。亦萬代一準焉。遂使妄加向背。輒有異同。而流俗腐儒。後生末學。習其狂狷。因其誣誤。自謂聞所未聞。見所未見。騁諸筆端。以汗簡冊。見訕通人。惟智者不惑。並祛其蔽焉。

子產鑄刑書論

朱兆鴻

今使當國祚綴旒之日人情跋扈之秋而執政大臣性成懦水在朝良吏禁入鈞金則當途之榛莽難除下國之苞桑孰冀與君受戮難平里克之心囂獄成風莫正叔魚之罪黠者固易於免脫强者將益肆鴟張不特東里名卿經綸莫展抑且北門孔道管鑄難施讀史者所由觀子產鑄刑書一事而知救世之良謨不外糾民之峻法也請申論之夫鄭自簡公即位以來時艱主幼族大寵多三良之政已遙六卿之情未協貪多務得子駟則田洫廣營專欲是謀子孔則載書漫作良霄嗜酒日事荒淫子皙委禽周知倫紀皆怙寵之有自知積習之已深固非三尺所能驟繩亦非一時所得力挽者矣幸而有子產者才堪製錦力可操刀以慈惠之師行剛猛之政鷹鷂所至孤禽倏已潛蹤獬豸偶臨羣邪因而斂迹辟以止辟刑期無刑此蓋當時調劑之深心亦弱國匡扶之良策已特是舊章不立子孫不克遵循也新法未頒宵小無由顧忌也繇是制參辟作五刑以鑄鼎象物之規為讀法懸書之令科條森布惟不軌者是懲罪狀紛陳有敢干者無赦從此荏苒盜靖溱洧風清西宮之甲莫興窟室之鐘不擊撫駟良之族法立令行終簡定之朝政清訟息此正所謂刑亂國用重典

者豈其使庶民知爭端乎。願或謂宅心務恕。行政宜仁。雖有罪以當誅。終原情而可宥。而況有虞命士不聞約法三章。何圖訓夏贖刑。竟效書占五過。獄成羅織。從今法網難寬。利計雖刀。旋見圓扉競入。何其酷也。徒留眾母之虛聲。不亦傷乎。有愧濟人之惠政。此渾罕因而見誚。叔向所以致書也。豈知有經濟者。自達權宜。成大謀者。能安小忍。斬關不載。疇能寒臧紇之心。戮僕無嫌。庶足定揚干之罪。關子文毀家紓難。遜此忠忱。當大尹諫君納刑。無其特識。蓋子產為春秋之一人也。而猶以鑄刑書為議哉。

子胥文種論

倪明揚

吳不用子胥而亡越能用文種而霸二人之身輕重一國然卒皆不得其死論者悲其忠惜其不早見幾以去嗚呼是殆欲以范蠡律二人也乎吾以為不為范蠡而可為范蠡者文種也若子胥不特不能為蠡其死亦與種絕異何則種所君者句踐也句踐為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當其棲於會稽惟種蠡二人言是聽者徒以有吳在耳吳既滅矣君行制臣行意功成身退不俟終日若蠡者得易之坤老氏之徒漢子房之師也夫君臣之分種與蠡非有異也蠡可去種何不可去種不去而不為范蠡之生者乃為子胥之死烏盡弓藏人臣處功名之際蓋若是其可危也子胥孝子也義與楚絕則讎楚讎楚必復楚然其所以能復楚者吳力也已則賴君之力以報父兄之讎而嗣君乃忘君父之讎並甘為所愚而不覺此則子胥所扼腕痛心者也故其伏劍而死也非死夫差死閭閻也死忠實死孝也惟其能孝於親故卒能忠於君惟其能忠於吳故不得議其不忠於楚夫人不幸值倫常之變當其窮無復之舍一死即無以謝天下後世區區去就特論其常耳凡可以去者皆義可以不死孰謂伍大夫而能逃屬漚一刳哉竊吾嘗觀少伯之泛五湖也遺文種書

招與同去。子胥奔吳。申包胥送之曰。勉之子。能復之。吾必能興之。各行其是。絕無聲。子班荆之語。無他原其心也。故吾謂子胥於楚。與嵇紹於晉。絕異。要不害其為同。其死於吳也。與文種同。而實不可同年而語。若夫鞭尸一事。則前人辯之詳矣。

屈原賈生合傳說

程鵬

天下之大。六合之衆。世運之盛衰。人才之升降。至不一矣。必執一而論之。無乃不可通乎。而獨至懷才不遇。古今同慨。吾讀屈原賈生列傳。而歎夫抱讀見屈。先後一轍。嗚呼。抑何造物之忌才若是哉。夫屈平以楚之同姓。參議國事。甚得懷王之信任。至屬造憲令。而不容於上官大夫。賈生以洛陽少年。文帝召為博士。至欲更法令之敝。而見忌於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然使屈平習於唯諾。不直言。以賈禍。則何至為澤畔之吟。賈生安於緘默。不痛哭。而上書。則何至有長沙之謫。然而自古以來。賢豪傑士。未有貶一己之才。而甘就一時之遇者。無他。志不可敗也。所以弔屈。一章結千秋之知己。懷沙一賦。招曠世之同心。之二人者。雖生不同時。而其才同。其遇同。其憂愁身死亦無不同。故太史公於編次列傳之餘。比而合之。使千載而後。可以想見其為人。乃歎士君子懷奇負異。抱傑以終。雖不能媲美於生前。而猶可齊名於身後。屈賈有知其亦感太史公表章之力。而為之一慰也夫。

陳平勸高帝偽遊雲夢論

沈文藻

史載庚子十一月帝會諸侯於陳械信以歸說者謂雲夢之遊平實成之不知帝之
英勇非他人所能左右之也蓋帝所忌者籍與信籍不滅信必不死籍滅而信必欲
生則方夫帝至定陶不待馳入其壁便可解甲乞骸骨歸與淮陰少年佯狂市中又
何至為兒女子所詐乎奈何改服楚藩猶復陳兵出入是何異魚遊釜中尚欲噓沫
以自活且即使信不請封假王不陳兵出入不使蒯通遊其帳下而總不得逞其一
死信能太高功太奇勢太偏挾此三者綽然足以自殺而有餘彼斤斤而求信之罪
者愚也正色而斥高祖誅之為不仁者亦愚也謂高祖執之而未即誅之平亦祇請
執之而未請誅之因末滅高祖陳平而專罪呂后者尤愚也呂后之殺高祖啟之高
祖之殺陳平啟之陳平之殺仍信自啟之雖然不死於餓殍而死於神武不世出之
天子畏惡其能者之手死亦足自雄也哉

孔斌知山東之國將并於秦論

章。鍾

孔斌相魏九月以病致仕有勸以行者曰山東之國將并於秦秦義所不入遂寢於家論古者讀其言而悲之曰異哉孔斌何其智出蘇秦下也蘇秦一說士創合從之約關東諸侯不入朝不割地秦攻一國五國救之以五倍之地十倍之卒同力西嚮虎狼之秦求破其從而不得不戰窺函谷者十五年斌之時去始皇之并天下當三十八年六國之勢猶在也五倍之地十倍之卒雖稍稍損失尚未盡漸滅也有敢犯大難者拄撐於其際則已散之氣復聚氣聚則勢盛勢盛則雖有大力莫之或逞自稍有知識者以保身之明哲自處天下於是飭懈脇弛各從所便山東諸侯且真入於秦矣夫知其不可而為之者孔氏之家法也一車兩馬雖極栖栖皇皇終期萬一之得當斌之見顧如此殆所謂不稱其家兒者也吾嘗讀史而知之矣諸葛亮非不知漢業之不可復建而卒峙嶇關隴以圖進取張世傑陸秀夫非不知趙宋之萬不可為而卒播遷海上殉辱主以終史可法張煌言瞿式耜非不知殘明之終歸淪滅而卒奮其螳臂以抗龍虎之師蓋氣運者天定之所以勝人也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人定之所以勝天也失其道則河決魚爛敗亡相屬得其道則三戶以亡秦一

旅一成以復夏昭昭前日事也。陳同甫曰。天下大勢之所趨。天地鬼神不能易。而易之者人也。惜乎孔斌之不知此義也。